

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》摭遗校补

秦丙坤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敦煌学研究所, 甘肃 兰州 730070)

内容摘要: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写本《文选》残卷,经束锡红、府宪展二先生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》一文的整理,已初步彰显其版本及文献校勘价值。但该文尚有大量异文未予出校,在对原卷校勘整理的基础上,本文对《校议》未出校之处另出条目进行摭遗校补。

关键词:德藏吐鲁番写本;《文选》;摭遗校补

中图分类号:K870.6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0-4106(2010)03-0119-06

Supplement and collation notes on Proofreading of WENXUAN in Turfan Documents in the German Collections

QIN Bingkun

(Dunhuang Studies Institut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, Lanzhou Gansu 730070)

Abstract: WENXUAN housed in the Museum for Indische Kunst in Berlin has proven to be an invaluable source for textual proofreading since it have been published by a hard efforts made by Ms. SHU Xihong and Mr. FU Xianzhan.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misunderstanding in textual proofreading need to be check out and collation.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ing random quotes from obsolete writings and proofread again for those un-check out or in-correction collation.

Keywords: The Turfan Manuscript in the German Collection; Wenxuan; Making random quotes from obsolete writings

德藏吐鲁番写本《文选》共有 6 件残卷: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《羽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、《射雉赋》、《北征赋》、《东征赋》、《西征赋》,德藏 Ch. 3164 号《七命》,德藏 Ch. 3693 号、德藏 Ch. 3699 号、德藏 Ch. 2400 号、德藏 Ch. 3865 号《幽通赋》。

这些残卷大多为初唐写本,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校勘价值,荣新江先生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》即已指出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《文选》残卷“尚未有人用作校勘之资”^[1],则对其校理的意义不言自明。饶宗颐先生的《敦煌吐鲁番本文

收稿日期:2009-06-08

作者简介:秦丙坤(1973—),男,河北省安平县人,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,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读,四川大学文献学博士,从事敦煌文学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。

选》集中收录影印敦煌本和吐鲁番本《文选》残卷,并加叙录和介绍,为《文选》残卷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^[2]。张锡厚先生的《敦煌赋汇》、伏俊珪先生的《敦煌赋校注》、罗国威先生的《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》等,所涉及的都是敦煌写本《文选》残卷,故未对此六件残卷进行校证。

拙文《吐鲁番写本〈文选〉残卷及其价值》对吐鲁番写本《文选》残卷的版本、文献价值进行了论述^[3]。之后,又进行具体的文本校证,然未及发表又见《西域研究》2006年第3期刊发束锡红、府宪展二先生的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》(以下简称《校议》)一文,专就其中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《文选》残卷进行校勘整理^[4]。该文作了大量校勘工作,使此卷的价值得以突显,一些校释也使笔者疑虑释然。但也发现笔者所校有些可与《校议》进行商榷,有些可作《校议》中校记的必要补充,有些可对《校议》所列条目下未出校字词进行校证。另外,《校议》称进行“逐字校勘”,但可能限于篇幅和体例,仍有大量异文未出条目予以校释。于是删削校证稿中与《校议》雷同的内容,整理为两文,一文专就《校议》所出条目进行的商兑补校^[5],一文专就《校议》未予出校之处另出条目进行的摭遗校补,作为姊妹篇。此文即为对《校议》未予出校之处进行摭遗校补的妹篇,仍祈方家指正。

今以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写本为底本(以下简称“写本”),以李善注《文选》胡克家刻本(以下简称“李善本”)、宋绍兴辛巳建阳刻五臣本(以下简称“五臣本”)、《六臣注文选》宋刻本(以下简称“六臣本”)合校,《汉书》中有录文的也予以参考。为了方便查实核对,仍依《校议》之例,将写本可辨认文字列为241行,出校条目前冠以行数。为了保持写本文字原貌,并使所引条目句意完整,句中残缺文字则补于方括号中。

009[是以旃裘之王,胡貉之]长,迻珍来享
迻,各本作“移”。按:如淳注:“以物与人曰移。”“迻”为迁徙、移易之意,如贾谊《惜誓》:“或推迻而苟容兮,或直言之谔谔。”无“以物与人”之意,则“迻”或为“移”的借字。

013 丞民乎农[桑,劝之以弗怠]

丞民,五臣本作“蒸民”,六臣本作“丞人”,《汉书·扬雄传》作“承民”。按:李善注:“《声类》曰:‘丞’亦‘拯’字也,《说文》曰:拯,上举也。”张铉注:“蒸,进也。”是“丞”与“蒸”本可义通互用,与下文

“劝”同义互文。

015[麋]鹿藟尧,与百姓共之

藟,五臣本、六臣本均作“芻”,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作“芻”。按:《说文·艸部》:“芻,刈草也。”“藟”亦同“芻”,王逸《九思》:“周召兮负藟。”

017 因回轸还,背阿[房,反未央]

“因回轸还”,各本作“因回轸还衡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各本,写本脱“衡”字。

020 东弘农,南[欧汉中]

“东弘农”,各本作“东至弘农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各本,写本脱“至”字。

021 以罔为周陆,纵禽兽其中

罔,各本作“网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同写本。“罔”、“网”二字通用,桓宽《盐铁论·诏圣》:“夫少目之罔,不可以得鱼。”陈琳《为曹洪与魏文帝书》:“若骇鲸之决细网,奔兕之触鲁缟。”

023[子墨为客卿以]风,其词曰

风,五臣本、六臣本作“讽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同写本。李善注:“《诗序》曰:下以风刺上。”“讽”通“风”,《韩非子·八经》:“故使之讽,讽定而怒。”词,各本作“辞”。按:“词”、“辞”皆有文词之义。

025 师军蹕[陆]

师,各本作“帅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各本,写本误。蹕,五臣本作“萃”,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写本。李善注:“《汉书音义》曰:蹕,聚也。”二字均为“聚集”之义,扬雄《太玄·逃》:“鸢蹕于林,獭入于渊。”屈原《湘夫人》:“鸟何萃兮蘋中,罾何为兮木上。”

027[内]之则不为乾豆之事

各本作“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各本,写本脱“以”字。

029 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

各本作“见其外不识其内也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写本,故以写本为胜。

037 遐萌为之不安

萌,李善本作“氓”,五臣本、六臣本作“氓”。按:李善引韦昭注:“氓音萌,萌,人也。”胡克家《考异》:“袁本、茶陵本‘氓’作‘氓’。案,此皆非也。正文当作‘萌’。”并有详考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正作“萌”,当以写本为正。

038[云合]电发,飏腾波流

飏,李善本、五臣本、六臣本均作“焱”。按:李善

注:“《尔雅》曰:扶摇谓之颺……猋与颺,古字通也。”是“颺”与“猋”,古字通用。

039 遂猎乎王庭

猎,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躡”。按:李善引《楚辞注》曰:“躡,践也。”“猎”通“躡”,《荀子·议兵》:“不杀老弱,不猎禾稼。”杨倞注:“猎与躡同,践也。”

042 自上仁所不化,茂德之所不绥

之,各本无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无“之”字,写本为衍文。

044[普天所]覆,莫不霑濡

霑,各本作“沾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各本。“霑”同“沾”,均为浸润意。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:“既霑既足,生我百谷。”孔颖达疏:“既已沾润,既已丰足。”可见二字同。

045[故平不肆]险,安不望危

望,各本均作“忘”,按:写本以音致讹。

046 西压月堀,东[震日域]

压,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仄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作“仄”。“仄”读为“压”,《集韵》读为“乙甲切”,“仄”同“压”。堀,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窟”,五臣本作“窟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作“窟”。李善注:“服虔曰:窟音窟,月所生也。”刘良注:“月窟,月穴也,在西日域。”堀,《说文·土部》:“堀,突叶。”为穴之义。故“堀”、“窟”、“窟”为异体字,义同。

055 乃今日发矇,廓然已昭矣

矇,五臣本作“蒙”。按: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亦同写本。李善注:“《礼记》曰:昭然若发蒙矣。‘矇’与‘蒙’古字通。”“发蒙”与“发矇”可通用作启发蒙昧之意,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:“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,昭然若发矇矣。”枚乘《七发》:“发蒙解惑,不足以言也。”

056 伟采毛之英丽兮

伟,各本作“聿”。按:徐爱注:“聿,述也,述序羽族之中采饰英丽莫过聿也……一本‘聿’作‘伟’。”在未见各本例同之处,徐爱注为写本提供了一个例证,徐爱生平跨晋宋之际,说明李善本之前的复杂版本状况。

057 於时青阳告[谢]

时,六臣本作“是”。按:此句与下文“朱明肇授”连用,指春谢夏初之时,当为“时”字,“是”字误。

058 天泱泱而垂云,泉涓涓而吐[溜]

“天泱泱而垂云”,各本作“天泱泱以垂云”。

按:“而”、“以”用法相同,如《周易·系辞下》:“君子见机而作,不俟终日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:“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。”但从上下文文字转换来看,“以”字胜。

062 何调翰之乔桀,邈畴[类而殊才]

畴,五臣本作“俦”。按:畴表示同类,《战国策·齐策三》:“夫物各有畴,今髡贤者之畴也。”“畴”亦作“俦”,《荀子·劝学》:“草木畴生,禽兽群焉。”杨倞注:“‘畴’与‘俦’同,类也。”

068 伊义鸟之应机,啾攫地以厉响

应机,五臣本同,李善本、六臣本均作“应敌”。按:徐爱注:“义鸟媒也,为人致敌故名义媒。”即是在解释“义鸟之应敌”;张铣注:“义鸟,媒雉也。惟媒雉能应我心机孥攫于地,啾然厉其音响也。”即是在解释“义鸟之应机”。说明“应敌”、“应机”各有其版本依据并形成不同的释读意义,可两存其异。

069 或乃崇愤夷靡,农不易塹

愤,各本作“坟”。按:写本因形音皆近致误。

070 瞻挺槌之[倾掉]

挺,各本作“挺”。按:写本因涉下字“槌”偏旁类化而致误。

071 望廛合而翳皐,雉腴肩以旋[踵]

“雉腴肩以旋[踵]”,各本作“雉腴肩而旋踵”。按:从上下文虚词变化来看,写本为胜。

072[靡闻而惊],无见自脉

脉,各本均作“鹭”。按:徐爱注:“‘鹭’音‘脉’,字亦从‘脉’。《方言》云:脉,俗谓黠为鬼脉。言雉性警鬼黠。”故可知“鹭”同“脉”。

075[当咄]值匈,裂膝破觜

匈,各本作“胸”。按:“匈”为“胸”的古字,《管子·任法》:“民无私说,皆虚其匈以听其上。”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:“项羽大怒,伏弩射中汉王,汉王伤匈。”

076[昔贾氏之如皋,始解]颜於一箭

箭,五臣本作“笑”。按:李善注:“《左氏传》曰:昔贾大夫恶,取妻三年,不言不笑。御以如皋,射雉,获之,其妻始笑始言。”句中“解颜”即为“始笑始言”,不应再加“一笑”,这里是突出射雉的功效,一箭可使妇人解颜言笑。且“箭”正可与上文的“变”、“倦”,下文的“怨”押韵。故当作“箭”,五臣本误。

084 忿戎王之淫佼兮,穆宣后[之失贞]

佼,各本作“狡”。按:“佼”、“狡”皆为“姣”之借

字。刘良注：“淫狡，犹狡乱也。”王念孙《读书杂志余编下·文选》：“‘狡’读为‘姣’，‘姣’，亦淫乱也。……作‘狡’者，借字耳。”兮，各本无。

088 舍高亥之切忧乎，事[蛮狄之辽患]乎，各本作“兮”，按：写本误。

090 吊尉邛於朝[那]

吊，各本作“弔”。按：二字同用。

098[时孟]春之吉日，撰良辰而将行

各本均作“时孟春之吉日兮，撰良辰而将行”。按：此赋中“兮”字用法极有规律，故写本脱“兮”字。

101[乃遂往而]徂逝，聊游目而遨魂

各本均作“乃遂往而徂逝兮，聊游目而遨魂”。按：写本脱“兮”字。

110 庶灵祗之鉴照兮，祐贞良而辅信

照，五臣本作“昭”。按：“昭”通“照”，颜延之《宋郊祀歌》之二：“奔精昭夜，高燎炀晨。”其中“昭”字别本即作“照”。

115[寥]廓忽恍，化壹气而甄[三才]

忽恍，李善本作“惚恍”，五臣本、六臣本作“忽恍”。按：“忽恍”、“惚恍”、“忽恍”与“忽荒”、“惚恍”都是混沌隐约之意。壹，各本作“一”。

121 苟蔽微以谬彰兮

谬，五臣本同，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缪”。按：“谬”、“缪”可通用，均指差错、错误意。彰，五臣本同，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章”。按：《说文·彡部》：“彰，文彰也。”是文彩彰明之意。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章，乐竟为一章，从音，从十。”为音乐单元。可见，“章”的“彰明”意，是从“彰”字借用。兮，各本无。

122[陋吾人]之拘挛兮，飘萍浮而蓬转

萍，李善本作“萍”。按：二字同，《篇海类编·花木类·艸部》：“萍，草无根，浮水生也，亦作‘萍’字。”兮，各本无。

124 匪择木以栖集兮，鲜林[焚而鸟存]

栖，各本作“棲”。按：二字古同，为繁简字。鲜，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𩇑”。按：“𩇑”与“鲜”古代在“少”这一意义上为异体字，亦可作“𩇑”。兮，各本无。

127 矧疋[夫之安土]

疋，各本作“匹”。按：二字可通用，王充《论衡·死伪》：“疋夫疋妇强死，其魂魄犹能凭依人以为淫厉。”别本“疋夫疋妇”正作“匹夫匹妇”。

128 眷巩落而掩涕兮

落，各本作“洛”。按：周翰注：“巩、洛，二县名，岳家坟茔在此。”“洛”为地名，写本误。兮，各本无。

135[讨子頹]之乐祸兮，尤阙西之效戾

效，李善本作“効”。按：二字通用，模仿意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郑伯效尤，其亦将有咎！”李白《古风》（其三十五）：“丑女来効颦，还家惊四邻。”兮，各本无。

142[提西缶]以接刃

以，各本作“而”。按：二字都为表承接的连词，可通用，详见写本第058行“天泱泱而垂云，泉涓涓而吐[溜]”之校证。

143[入屈节於廉公]兮，若四體之无骨

體，各本作“体”。按：二字同，亦同“軀”，宋玉《舞赋》：“體如游龙，袖如素霓。”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大孝》：“身者，亲之遗軀也。”即为“體”和“軀”。兮，各本无。

149 贪诱赂以卖邻兮，不及臆而就拘

邻，五臣本作“怜”，是涉上文“降曲峭而怜虢”中“怜”字而误。臆，各本作“腊”。按：二字通用，为岁末、冬月之意，由腊祭而来。兮，各本无。

151 固乃周邵国之所分，二南风[之所交]

邵，六臣本作“召”。按：二字古通用，王符《潜夫论·三式》：“然则良臣如王成、黄霸……邵信臣之徒，可比郡而得也。”汪继培笺：“并见《汉书·循吏传》‘邵’传作‘召’，颜师古注：‘召，读曰邵。’按：召、邵古通用。”“国”、“风”，各卷无。

155[何庄武]之无耻兮，徒利开而义[闭]

徒，六臣本作“徙”。按：胡克家《考异》云：“茶陵本‘徒’作‘徙’，云五臣作‘徙’。袁本云善作‘徙’。案：‘徙’但传写伪也。”无论从版本还是从文意来说，都应作“徙”。兮，各本无。

156 或开关而延敌兮，竞遯[逃以奔窜]

而，各本作“以”。按：二字都为表承接的连词，可通用，详见写本第058行“天泱泱而垂云，泉涓涓而吐[溜]”之校证。兮，各本无。

159[昔明王之]巡幸兮，故清道以后往

故，各本作“固”。按：从上下文看当作“固”。以，各本作“而”。按：二字都为表承接的连词，可通用，详见写本第058行“天泱泱而垂云，泉涓涓而吐[溜]”之校证。兮，各本无。

169[此西宾所以言]於东主兮，安处所以听於[凭虚也，可不谓然乎]

兮，各本无。按：从“……也”句式看，不当有

“兮”字,写本误。

176[乃摹写旧]丰,製造新邑

製,各本作“制”。按:二字通用,均有造作、制造义。

179[忽蛇变而龙]據兮,雄霸上而高骧。曾[迂怒而横撞,碎玉斗其何伤]

曾,六臣本作“增”。按:史传典籍中项羽之亚父“范增”亦作“范曾”,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作“范增”,《黥布列传》中作“范曾”。兮,各本无。

180[踈]饮饯於东郊兮,畏[极位之盛满]

郊,李善本、六臣本作“都”,五臣本作“门”。按:《诗经·邶风·泉水》:“出宿于沛,饮饯于祢,女子有行,远父母兄弟。”关于“祢”,《周礼·春官·甸祝》:“舍奠于祖庙,祢亦如之。”甸为王田,位于京城郊外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:“三曰邦甸之赋。”贾公彦疏:“郊外曰甸,百里之外,二百里之内。”祢为父庙,位于郊外,送别饮饯又称为“祖饯”。“郊”亦有交通要冲之义,《汉书·汲黯传》:“上以为淮阳,楚地之郊也。”颜师古注:“郊,谓交道冲要之处也。”古人送别饮饯也常至城外要冲通衢之处,也即饮饯于郊。所以写本“郊”较各本为胜。兮,各本无。

186[金狄]迁於灞川

灞,五臣本、六臣本作“霸”。胡克家《考异》:“袁本、茶陵本‘灞’作‘霸’。案:‘霸’是也。注中皆作‘霸’。”按:此处为地名,二字皆可。

193[望渐]台而扼腕兮,泉巨猾而馀怒

腕,各本作“腕”。按:“扼”为“腕”之古字,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:“樊於期偏袒搢腕而进曰:‘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,乃今得闻教!’”司马贞《索隐》:“勇者奋厉,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。扼,古‘腕’字。”兮,各本无。

203[窥秦墟]於渭城兮,冀阙缅其[埋尽]

冀,各本作“冀”。按:“冀”亦作“冀”,春秋时晋人“冀缺”亦作“冀缺”,欧阳詹《出门赋》:“愍灵辄于困穷,举冀缺于垄亩。”洪迈《夷坚乙志·张成宪》:“求合两盗为一,冀人数满品,可优得京官。”二例中“冀”即为“冀”。其,五臣本作“而”,二字都为表承接的连词,可通用。兮,各本无。

204 燕鬻穷而荆[发]

鬻,各本作“图”。按:二字可同用,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:“诏定古文官书,‘图’、‘鬻’二形同。”俞正燮《癸巳存稿·省堂寺碑跋》:“(唐省堂寺碑)

‘图’字作‘鬻’。”

208 兵在颈而顾问兮,何[不]早[而告我]

何,五臣本作“为”。按:李善注引《史记》:“赵高恐二世怒,诛及其身,与其女婿阎乐谋易置上,乐遂斩卫令。二世怒,召左右,皆惶扰,不斗。傍有宦者一人侍,不敢去。二世入内谓曰:公何不蚤告我?宦者曰:臣不敢言,故得全;使臣蚤言,皆已诛,安得至今。”故当作“何”,五臣本误。兮,各本无。

219[欲]法沃而承羞,永终右而[不刊]

沃,字迹模糊,似“沃”字,各本作“尧”。羞,五臣本、六臣本作“禅”。按:李善注:“论语曰:‘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’”张铈注:“(哀)帝欲法尧舜之事,禅位与(董)贤,群臣莫敢言,王闳切谏乃止,此终古不可刊削也。”可见“羞”与“禅”不同,释义不同,“承羞”典故所含,先见于《周易·恒》中的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,又见于《论语·子路》中,“羞”多作耻辱解。此二句难得确解,写本“沃”或因涉上字“法”之偏旁,又涉读音双重致误。或竟可为新的确解提供文字依据?右,各本作“古”,写本误。

224 诵六艺以饰姦兮,焚[诗书而面墙]

姦,李善本作“奸”。二字同。兮,各本无。

225[宗孝宣於乐游,绍]衰绪而中兴

而,各本作“以”,二字都为表承接的连词,可通用,详见写本第058行“天泱泱而垂云,泉涓涓而吐[溜]”之校证。

227[旦]似汤谷,夕类虞[渊]

汤,六臣本作“暘”。按:“暘谷”与“汤谷”古通用,均指日出之处,《尚书·尧典》:“分命羲仲,宅嵎夷,曰暘谷,寅宾出日。”《楚辞·天问》:“出自汤谷,次于蒙汜,自明及晦,所行几里?”

228 鬻万载而不顷,[奄摧落於十纪]

鬻,五臣本作“图”。按:二字可同用,详见写本第204行“燕鬻穷而荆[发]”之校证。顷,各本作“倾”。按:“顷”通“倾”,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十六经·姓争》:“非德必顷。”即为“顷”。

234[华鲂]跃鳞,素鱖杨鬐

杨,各本作“扬”。按:手写本中“扌”旁往往写作“木”旁,此类现象在敦煌写卷中也屡见不鲜。

236[尔]乃端策拂茵,弹[冠振衣]

策,各本作“策”。按:二字通用,刘肃《大唐新语·刚正》:“不尽忠竭节,对扬王休,策蹇励驾,祇奉皇卷。”其中“策”即为“策”。

除了上述校证与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

商兑补校》中出校的“兮”字之外,写本 082 行的“[历云门而]反顾兮”、092 行的“野萧条以莽荡兮”、093 行的“[飞云]雾之杳杳兮”、117 行的“纳旌弓於铉台兮”、118 行的“[无柳季之直]道兮”、120 行的“[无危明]以安位兮”、125 行的“[弛秋霜之严]威兮”、130 行的“旋牧野而历兹兮”、131 行的“[惟泰山其]犹危兮”、134 行的“岂时王之无僻兮”、137 行的“[竟横噬於]虎口兮”、139 行的“眇山川以怀古兮”、141 行的“[秦]虎狼之强国兮”、142 行的“辱十城之虚寿兮”、146 行的“[皋]讬坟於南陵兮”、150 行的“[德不建而民无援]兮”、153 行的“[分身首於]锋刃兮”、154 行的“[升曲沃而惆悵]兮”、160 行的“[轻帝]重於天下兮”、162 行的“[纷吾既迈此]全节兮”、163 行的“眺华岳之阴崖兮”、170 行的“[入郑都而抵]掌兮”、173 行的“外离西楚之祸兮”、178 行的“[搆白刃以万舞]兮”、185 行的“何黍苗之离离兮”、196 行的“[爆鳞豁於]漫沙兮”、200 行的“肃天威之临颜兮”、202 行的“[扞矢言而不纳]兮”、205 行的“[据天位其若]兹兮”、206 行的“儒林填於坑穽兮”、209 行的“[健子婴之果]决兮”、210 行的“羽天与[而弗取]兮”、216 行的“[恨过听而无讨]兮”、217 行的“过延门而[责]成兮”、223 行的“宗祧汙而为沼兮”、230 行的“[伊]兹池之肇穿兮”、235 行的“[红鲜纷其初载]兮”、237 行的“[岂三圣之]敢梦兮”,这些地方“兮”字,李善本、五臣本、六臣本均无。109 行的“[知性命]之在天兮”句中“兮”字,五臣本同,李善本、六臣本均无。关于“兮”字,写本中的《北征赋》、《东征赋》、《西征赋》三篇赋,大部分篇幅是整齐的六言句,又往往是两句相对的,李善本、五臣本、六臣本中,上句句末时有“兮”时无“兮”,而有“兮”无“兮”又没有一定的规律,写本则凡所存之

句,除去“乱曰”之辞,凡六字句,往往都在上句句末有“兮”字。此三篇赋为比较典型的骚体形式,其体式是与屈原的《离骚》相同的,其规则也应该是前句末皆有“兮”字,所以写本为胜。

由上述整理及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商兑补校》一文的校证可以表明,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《文选》写本残卷在文字上有诸多优于其他各本之处,往往能正各本之误;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可以与诸本一起参证,为我们提供探索《文选》原貌的启发;《校议》所说的“最重要的是发现了‘……化,莫之亢吉于深林’的佚文,将使得我们对现今通行的版本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,很可能在李善、五臣等注释的时候,已经改变了《文选》的某些原来面貌”^{[4][62]},也是极富启发意义的。当然写本也存在文字错误之处,这在写卷中是不可避免的。此写本“民”、“虎”等字避唐讳、白文无注等特征,可大体判断为初唐写本^{[3][56]}。则无论从版本来看还是从文献校勘来看皆具极高价值,颇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荣新江.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[M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6:104.
- [2] 饶宗颐.敦煌吐鲁番本文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0.
- [3] 秦丙坤.吐鲁番写本文选残卷及其价值[J].图书与情报,2004(6):55-57.
- [4] 束锡红,府宪展.德藏吐鲁番本文选校议[J].西域研究,2006(3):56-62.
- [5] 秦丙坤.《德藏吐鲁番本〈文选〉校议》商兑补校[J].图书馆杂志,2009(9).